

東萊博議

東萊博議卷之一

△鄭伯克段於鄆

（題意淺說）鄭伯就是鄭莊公。段，就是他的胞弟共叔段，封京城大叔。他仗了母親姜氏的偏愛，要反叛莊公。莊公起初由他無理，等他劣跡盡露，就起兵討伐。段失敗後，逃奔入鄆邑。莊公追殺到鄆，段又逃往共邑，於是克服鄆。就是現在河南鄆陵縣。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爲釣餌以誘魚者，釣也；爲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阱，天下甯有是耶？

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釣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爾獸爾，豈有見釣餌而不吞，過陷阱

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爲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爲封京之後，代鄢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一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

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行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計中矣。

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

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其爲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旣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其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歟。

將欲欺人必先欺其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斲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釣者之自吞鉤餌獵者之自投陷阱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爲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爲天下之至拙。

（語體對照）是釣魚的人對不起魚，魚又何嘗對不起釣魚的人？是獵人對不起野獸，野獸又何嘗對不起獵人？所以實在是莊公對不起叔段，叔段又有什麼對不起莊公的呢？況且用了釣鉤和粉餌去誑騙魚的，是釣魚人做了陷阱去誑騙野獸的，是打獵者。如果我們不責備釣魚人，而反責魚的去

吞吃粉餌；不責備打獵者，而反責野獸的去自投陷坑，天下那有這種道理呢？

莊公那樣的好雄，存心猜忌，而且陰險狠毒，看得胞弟像賊匪仇人，而要一定弄到他死，所以有意隱匿着自己的機詐，而使他玩弄不恭，由他去爲所欲爲，而使他放肆無忌，養成他的罪惡，而使他成功叛逆。讓他去有強盛的甲兵，豐富的卒乘，實在就是莊公的鉤餌；封他百雉的京城，任他佔領兩鄙的地方，實在就是莊公的陷坑。那叔段是昏庸愚蠢的人，彷彿是魚，彷彿是野獸，他那肯見了鉤餌而不吞吃，經過陷坑而不投入呢？莊公自己引導他成了背逆，而反去誅殺背逆，自己教他成了反叛，而反去討伐他的反叛，莊公的用心，也可算陰險之至了。

莊公的心裏，以爲如果早治了他，那麼他的罪惡還沒有顯明，旁人一定要不服；只要晚治了，那麼他的罪惡已經完全暴露，自然旁人就無話可說了。他起初的所以不去管他，實在要讓叔段多作了罪惡而後殺他的呀。那曉得叔段的罪日長一日，而莊公的罪也在和他一同增長，叔段的罪日深一日，而莊公的罪也在和他一同加深。旁人只看見莊公要殺掉一個叔段罷了，我却以爲他在封京以後，伐鄆以前，他所用的心思，所設的計劃，那裏有一些時忘了叔段呢？如果起一個念頭，是殺一個弟弟，如果起一百個念頭，是殺了一百個弟弟，莊公的罪，豈不是大於叔段嗎？

我曾經再三的思考過：於是知道莊公的心，實在是天下最陰險的。祭仲等一輩人，不明白他的機詐，反而勸諫他所封都城過了制度，不曉得莊公正要超過制度，勸諫他不要讓叔段多了勢力而得了入心，不曉得莊公正要他得人心；這真是全朝的公卿大夫，都墮入了他的奸計之中了。還有當時鄭國的詩人，不曉得他的機詐，反而諷刺他不能勝母親而害了弟弟，那知他正要得不勝母親的名目。又諷刺他小的不能忍耐而弄成了大亂，那知他正要行小不忍的名目？這又真是全國的人民，都墮入了他的奸計之中了。

莊公陰險的心腸，還沒有完盡哩；在魯隱公十一年的時候，莊公封許莊公的弟弟許叔，而說道：「寡人有個弟弟，因為不能互相和睦，而要使他寄食在外面，何況我能常久佔有許國嗎？」他的說這句話，實在是莊公要拿來欺騙天下人的。還有在魯莊公十六年時候，鄭國公父定叔逃奔到了衛國，過了三年，又把他去弄了回來，說道：「我是不可以使共叔沒有後代存在於鄭國的。」那麼共叔的有後代於鄭國，已經多年了。使段有後代，實在是莊公要拿來欺騙後世的。他既然欺騙了當時朝廷官員，又欺騙了全國人民，又欺騙了天下，又欺騙了後世，唉，真的危危然好陰險呢！莊公的心呀！預備要欺騙他人，一定要先欺騙自己的心，莊公只知歡喜着他人受自己欺騙的事情多，而不

知自己欺騙自己的心的事情也多。受人欺騙的害，不過是一身之害，欺騙人家的害，却是自己心中的害。天下可哀的事沒有再大於心死，身死倒還在其次哩。受他人欺騙的，一身雖受害，而一個心却還是照常的，惟有那種欺騙人的人，一身雖然是得志了，那知他的心術却已經傷到極點了。那被人欺的人，所損失的極輕，而欺人的人，倒損失極重的呢！正好似釣魚人的自己吞吃鉤餌，打獵者的自己投入陷阱。如果不是天下的至愚者，那裏會這樣呢？所以我起初以爲莊公是天下最陰險的人，後來倒又以爲莊公是天下最愚笨的人了。

（疑難註釋）●負魚 就是對不起魚的意思。●餌 是指釣鉤上所設的食物。●陷阱 就是

陷阱。●甯 作豈字解。●寇讎 寇是賊匪，讎是冤仇。●機 作奸詐解。●狎 是戲弄不

恭的意思。●甲兵 甲是古時的軍衣，用皮革或者鐵葉做的，兵就是兵士。●卒乘 卒是步兵。

乘是戰車。●百雉 城上的女牆叫做雉，古時長三丈高一丈的稱雉，百雉之城，就是三百丈長的

城頭。●兩鄙之地 鄙是邊疆的地方。兩鄙之地，是指叔段所居京城的西和北兩邊界的地方。

●斃之 就是殺死的意思。●須臾 就是一忽工夫。●鄭之詩人 這裏是指詩經鄭風將仲

子篇說的。●刺 就是諷刺。●機心 就是奸詐的心術。●封許叔 魯隱公會同了齊侯鄭

伯於十一年同伐許國，許莊公敗後逃往衛國。齊魯兩國要把許國讓與鄭伯，鄭伯不受，使許莊公的弟弟許叔住在許國。●公父定叔 是其叔段的孫兒。●岌岌乎 作危危然解。●斲喪 是傷

害的意思。●拙 作笨字解。

●周鄭交惡

（題意淺說）鄭伯號公，都是周平王的諸侯，然而平王却親號而疏鄭，因此鄭伯很怨平王，平王怕鄭伯的強橫，就否認親號，鄭伯不信，平王不得已，就把兒子狐派往鄭國作抵押，鄭國也派兒子忽到周朝作抵，以作雙方信用的保證。等到周平王崩亡，周朝諸人想把政權交與號公，鄭伯得信後，怒周的失信，就叫祭仲帶軍去收割溫邑的麥，秋季裏，又去割洛邑的稻，因此周鄭結怨愈深，所以叫『周鄭交惡。』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陳雖強，猶魯齊之臣也，烏魯季陳氏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陳雖強，猶魯齊之臣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

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敘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爲周鄭交質，終以爲周鄭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爲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

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爲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賢則用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異懦暗弱，反爲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勢鈞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爲天子，鄭爲諸侯，旣交質之後，周鄭等耳！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裊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天子之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天子自處矣。歲改月移，豈知周之爲君哉？一旦用兵而无忌，非諸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鄭豈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

天下亦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亦不敢伐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

雖然左氏所載君子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概謂之二國而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爲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晉天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語體對照）做天子的對待諸侯，等於諸侯的對待大夫。所以季氏在魯國，雖然權力大得好，像兩個君了，然而世人沒有並稱魯季，陳氏在齊國，也好像兩個君了，世人也沒有並沒稱爲齊陳。因爲季氏陳氏雖然勢力強大，到底還是魯國齊國的臣子，那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了其中的名分呢？周朝是天子，鄭國是諸侯，左氏敘述周平王和鄭莊公的事情，起初說是『周鄭交質』，後來又說『周鄭交惡』，把周和鄭並稱起來，一些沒有尊卑的辨別，而且不責備鄭國的違叛周朝，而反責

周朝的欺騙鄭國，左氏的罪也好算是大了。然而我還以為左氏固然的確有罪，而周朝也實在不能說無罪呢！

周朝遷都到了東面的洛邑，鄭伯入朝做卿士。那是君臣的名分還存在哩。君的對於臣子，好的就用他，不好的就去了他，又何必懼怕而隱瞞呢？平王要去掉鄭伯而不敢去，要進用虢公而又不敢用，軟弱糊塗，反用假言假語去欺騙臣子，實在也已經失了做天子的體統了，而且還進一步的去和鄭作互相抵押的事。互相抵押，只是鄰國間所應有的事呀！現在周朝自己降低了身分而去下質於鄭。鄭國也忘了自己的他位卑下而上質於周，弄得好像勢力一樣，地位平等的一般，真是尊卑的名分完全失去了。在沒有互相抵押以前，周是天子，鄭當然是諸侯；等到已經互相抵押了後，周和鄭是已經平等的了，鄭伯還有什麼怕懼呢？溫邑的麥，洛邑的稻，自然要被他老實細載回去，而毫無顧忌了。假使當初平王在不滿鄭伯的時候而早早除掉他，那麼鄭伯雖然強橫無禮，不過是成了個反叛的臣子罷了；天子的尊貴身分，却還是存在的。如果和他做了抵押的了，真是自己在做得成了個平等國，而不敢再以天子自居了呀！等到歲月過得長久了，那裏還當周朝是天子呢？所以一旦用兵而毫無顧忌，實在可說不是諸侯違叛天子，而是諸侯在攻打諸侯了。倘使周朝是素來以天子自居的，

那麼那種至尊至嚴的名分，鄭國又那裏敢侵犯呢？只因周朝先以平國等國自居了，所以鄭國也就以平等國對待他，就是天下也都以平等國對待他，而左氏也以平等國對待了。周朝不自己降抵身分，鄭伯也未見得敢去攻伐。心目中沒有王的罪，左氏固然不能卸得脫，而周朝也應該受這責任的。但是呢，左氏在左傳所載的君子的說話，固然是出於左氏的手筆，然而也是根據了當時君子的言論的；他們論起周鄭都稱爲二國，而沒有分什麼輕重，那麼當時的所謂君子，也可見都不知道還有王室存在的了。那些國外的戎狄，不知有王室，沒有什麼憂慮的，諸侯不知有王室，也不必憂慮的；至於名爲君子的人，也不知有王室的存在，那麼普天之下，知有王室的還有誰呢？這樣，孔子所以憂慮起來了，因此，所以他要做春秋了，而所以春秋一書，要從周平時時候開首了。

（疑難註釋）●季氏 就是魯國大夫季孫氏，他從魯文公以來，權勢日重，國政幾乎全由他掌管，魯君反而不能作主，所以說如二君。●陳氏 是齊國的大夫，他的勢力和魯季氏一樣。●烏 作

豈字解。

④分 作名分解。

⑤左氏 就是魯國的太史左邱明，孔子作春秋，人稱爲素王，邱明述

孔子的意志而作傳，名爲左氏春秋，所以人稱他爲素臣。又做過國語，他後來雙目失明，因而又叫他做盲左。邱明又作丘明。●周鄭交質 質與贄通，讀入聲，是典押以取信的意思。周朝和鄭國爲雙

方取信起見，周平王把兒子狐送往鄭國，鄭伯也把兒子忽送往周朝，以作典押，所以叫周鄭交質。

●交惡 是互相猜忌，互相結怨的意思。●信有罪 作真有罪解。●周之東遷 周朝自武王

起，世代建都於鎬京，就是現在陝西長安。到平王就遷移到洛邑。現在河南洛陽，洛在鎬的東面，所以

叫東遷。●卿士 就是朝庭執掌政權的大員。●巽懦暗弱 就是軟弱糊塗。●溫 地名，就

是現在河南溫縣。●緡 與細字同。●跋扈 強橫不講理的意思。●列國 是平等國的意思。

●左氏所載君子之言 是指左傳裏『君子曰：信不由衷，實無益也。』等話而說的。●靡

作無字解。●戎狄 古時稱西方的外國人叫西戎，稱北方的外國人叫北狄。

●宋穆公立殤公

（題意淺說）宋穆公是宣公的弟弟，殤公就是與夷，是宣公的兒子。起初，宣公把國位不傳兒子而傳給弟弟穆公，穆公做了國君，後來又把自己的兩個兒子驅逐了，而傳給侄兒殤公做國君。所以叫『宋穆公立殤公。』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於弟，以爲奇爲高焉！一傳穆公

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爲『君子不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說旣無以加矣。

吾嘗推宣公之意，必以爲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爲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爲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

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爲奇，以爲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

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爲常，而他人以爲勇；游千仞之淵，沒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未見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沒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體對照）有了國家傳給自己的兒子，是普通的道理，也是應該的道理。宋宣公把國位定要傳給弟弟，他以爲是奇特的，是高尙的。那知第一傳傳給了穆公，而弄得他驅逐了自己的兒子，第二傳傳

給了殤公，而弄得害了他的性命。公羊氏在他著作裏以爲「君子做事，應該做得正大而合理，宋國逐子殺身的禍害，實在都是宣公做出來的。」這樣話的確說得入情入理，不必再多說的了。

我曾經推測宣公的意思，他一定以爲聖人的建立國家，所以要使父子相繼承，這辦法實在爲了一般常人而設立的。堯是什麼樣的人格呢？所以他不傳給兒子而傳給舜。舜是何等的人格呢？所以他也不傳給兒子，而傳給了禹。那麼我何必要自己做個平常人而不去學堯舜的最奇特最高尚的行爲呢？

他那裏曉得道理是沒有不是普通的，也沒有不是應該的呢？把國位傳給賢能人的事情，在平常人看起來，就以爲是奇特的，是高尙的；然而在堯和舜看起來，實在也不覺得是奇特的，是高尙的，也只當作是普通的，是應該的罷了。

猶之乎能夠扛得起萬鈞重的鼎，在烏獲是以爲平常的，而別人看起來，却以爲是勇極的了；游泳在千仞的深淵裏，能夠沈沒到底的人，是看作平常的，而別人却以爲是神極的了一樣。還沒有見到堯舜的真正的人格，而私下裏就去學他；真是等於懦弱之夫，而要扛烏獲之鼎，小孩子而要入沒人的深淵一樣，又那裏會不失敗呢？

（疑難註釋） ●常道 就是普通的道理。 ●中道 就是應該的道理。 ●逐子殺身兩句 詳

情見公羊傳：『宋宣公謂穆公曰：「以吾慮與夷，則不若愛汝，以爲稷社宗廟主，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與君者，以君可爲社稷宗廟主也。今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君矣。」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也；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於與夷，』後來莊公竟把與夷弑了。所以有那麼的兩句。 ●公羊氏 就是魯國的公羊高，是子夏的弟子，做過一部春秋傳。 ●大居正是做事要依常道爲大的意思。 ●鈞 三十斤叫做一鈞。 ●烏獲 人名，是戰國時的大力士。 ●切 九尺叫做一切。 ●淵 是極深的水潭。 ●沒人 是能沈沒到水底的人。

●臧僖伯諫觀魚

（題意淺說）臧僖伯就是公子有。一次魯隱公要棠的地方去看魚，他因爲這件事是於理不合的，所以就去諫阻他。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

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

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喻之耶？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罷景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喻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不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轍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

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疏矣。爲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睟於面盎於背，暢於四肢，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曾